

>>>本期关键词:大学

中国大学何时能回归正道

■ 卫军英

王芳老师的文章《今天的大学丢失了什么》讲当今中国大学的现实困境,她讲到了四个方面问题,讲得都很好,大家讨论得也很热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些年大家都在反复思考、不断指出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仅未见好转,而且有变一种花样愈演愈烈之势。

天刚亮我在手机上读这篇文章,联想了很多问题。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国大学要想走出困境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中国大学问题很多,本质上应该是丢失了大学精神。大学的使命应该是追求真理,而这一点恰恰是今天中国大学的致命之处,缺少独立的个性,缺少远大的抱负,缺少宽松的环境,缺少自由的氛围,缺少甘于寂寞的坚守。

显然,问题不是出在老师身上,要从本质上找原因。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多少有识之士思考这个问题也不止一天了,但是都找不到破解之法或者说不能破解突围。很多东西不仅以制度的形式成为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而且久而久之在整个大学里包括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官员中,都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必然,大家不约而同地遵守成规。除了制度本身的因素外,这也是一种很可怕的惯性。就说这些天大家津津乐道的基金吧,基金真的对学术那么重要吗?估计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评价标准和制度认可,当然还有伴随基金而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吧,名利兼收谁谁都要啊。不知道当年牛顿看见苹果落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基金的赞助,但20多岁的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做三等职员并发现相对论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基金赞助的;同样魏格纳在病床上注视着对面墙上挂的地图,突然间领悟了大陆漂移说的时候,估计也没有基金吧。所以中国大学的迷失是全方位的,而且是积弊已深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从这点说,出现这些问题也有老师的原因,当然更有教育官员的原因,但唯独没有孩子们、学生们的原因,因为学生们都是被我们给带出来的。我们的大学萧规曹随这么多年都不止一代人了,想要根本性突破和回到大学的本质追求上,很难很难啊。我们这代人肯定是没戏了,下一代人估计也没戏,想指望“海龟”?但是看看如今炙手可热的这些“领秀们”,依然会让人失望。

感谢杨正钰老师(科学网博友——编者注)在王芳君文章后面的评论中所给的那个链接。中国的学人们都在思考,钱理群教授的那段话发人深省:“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关于大学这个话题要想说的很多,但很多时候都属于“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基本上可归之于老生常谈之列。所以久而久之的渐渐便不再去关心这些了,虽然出身其间不可能是“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但也不会那么样的“随其波而扬其帆”,做好工作努力独善其身,自得其乐地寻找一点自我纯净也还是时有可得啊。(http://blog.sciencenet.cn/u/卫军英)

最近国内大学的处境,几乎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几所著名大学被网民们轮番消遣,实在是十分烦恼吧?这种状况反映出社会的集体空虚、压抑感和浮躁。互联网社会充斥着无力和放任的情绪,低俗化成为人们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在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中,人们无意识地寻求刺激,以图拯救自己日渐麻木的精神。每当发现一个刺激点时,大家就一拥而上,饕餮大餐,啃完骨头之后,只剩下加倍的空虚和无聊,然后又迫不及待地等待下一个刺激的降临。互联网媒体和内容企业对这种制造“热点”、吸引眼球的商业模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确实是迎合了社会需要。而身处漩涡中心的大学们不断陷入被动局面,除去种种外因之外,自身也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在人们的意识中,大学,是理性、智慧、高尚的化身,而这些都是人们精神力量的来源。当有朝一日,人们忽然发现这些高贵的象牙塔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纯洁、正义和勇敢时,愤怒的情绪和激进的言辞在所难免。这种愤怒不仅针对大学,也是对他们赖以获得力量的理性的坍塌的自然反应。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偶像的。而偶像的黄昏,让跟随者陷入了茫然、躁动甚至绝望之中。今天的大学,你究竟丢失了什么,让你偶像般的光彩蒙上了阴影?

第一,你丢失了社会关怀。一所大学,其重要的职责是为社会生产和传播专业技术知识,但却不仅仅如此。如果失去了对社会的深切关怀,失去了对民族兴亡和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失去了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刻同情,那么即使有再多的院士,拿了再多的经费,发表了再多的文章,也只是一个个体机构的事情而已。你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引领,不再是旗帜,不再是精神的指引,而只是一个工具性的社会机构了。当人们把大学等同于政府机构,甚或商业机构时,他们就会用对付这些机构的方式来对付大学,批评缺少善意,言辞缺少尊敬。

第二,你丢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人们对大学的道德要求格外地高,几乎可以说,那是他们心中最后一块不容玷污的圣地。人们已经习惯了娱乐圈的混乱,习惯了官员的腐败,习惯了商

场的潜规则,甚至习惯了自身的日渐颓废,但是他们以为,总还是有洁净之地吧,大学毕竟是和青年的成长紧密相关的。但是,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闻知大学的污点,震惊和愤怒的情绪便可想而知。虽然说,哪一个机构都可能有个别害群之马,但是一个大学更应该有自净能力。如果只有当种种污点被社会外界揭穿才开始自检的话,遗憾就在所难免了。

一个大学和一个社会,是有人格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当今社会,许多人已经谄媚用桃色事件来诋毁他人,因为这最能吸引眼球,达到诋毁的最大效果,又最能使诋毁者立于道德的高点上,让被诋毁者难以证明清白。但是,诋毁者的目标也常常不是桃色新闻本身,其根本的出发点还在于社会的不公。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批评虽然言辞激烈,但也是好事。脓包被戳破了,会好得更快。口舌之辩已经没有意义,踏踏实实地自省,守住大学的本分和格调才是正道。

愿所有的大学安好!
(http://blog.sciencenet.cn/u/wangfangqk)

最近国内大学的处境,几乎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几所著名大学被网民们轮番消遣,实在是十分烦恼吧?这种状况反映出社会的集体空虚、压抑感和浮躁。互联网社会充斥着无力和放任的情绪,低俗化成为人们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在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中,人们无意识地寻求刺激,以图拯救自己日渐麻木的精神。每当发现一个刺激点时,大家就一拥而上,饕餮大餐,啃完骨头之后,只剩下加倍的空虚和无聊,然后又迫不及待地等待下一个刺激的降临。互联网媒体和内容企业对这种制造“热点”、吸引眼球的商业模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确实是迎合了社会需要。而身处漩涡中心的大学们不断陷入被动局面,除去种种外因之外,自身也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在人们的意识中,大学,是理性、智慧、高尚的化身,而这些都是人们精神力量的来源。当有朝一日,人们忽然发现这些高贵的象牙塔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纯洁、正义和勇敢时,愤怒的情绪和激进的言辞在所难免。这种愤怒不仅针对大学,也是对他们赖以获得力量的理性的坍塌的自然反应。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偶像的。而偶像的黄昏,让跟随者陷入了茫然、躁动甚至绝望之中。今天的大学,你究竟丢失了什么,让你偶像般的光彩蒙上了阴影?

第一,你丢失了社会关怀。一所大学,其重要的职责是为社会生产和传播专业技术知识,但却不仅仅如此。如果失去了对社会的深切关怀,失去了对民族兴亡和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失去了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刻同情,那么即使有再多的院士,拿了再多的经费,发表了再多的文章,也只是一个个体机构的事情而已。你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引领,不再是旗帜,不再是精神的指引,而只是一个工具性的社会机构了。当人们把大学等同于政府机构,甚或商业机构时,他们就会用对付这些机构的方式来对付大学,批评缺少善意,言辞缺少尊敬。

第二,你丢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人们对大学的道德要求格外地高,几乎可以说,那是他们心中最后一块不容玷污的圣地。人们已经习惯了娱乐圈的混乱,习惯了官员的腐败,习惯了商

场的潜规则,甚至习惯了自身的日渐颓废,但是他们以为,总还是有洁净之地吧,大学毕竟是和青年的成长紧密相关的。但是,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闻知大学的污点,震惊和愤怒的情绪便可想而知。虽然说,哪一个机构都可能有个别害群之马,但是一个大学更应该有自净能力。如果只有当种种污点被社会外界揭穿才开始自检的话,遗憾就在所难免了。

一个大学和一个社会,是有人格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当今社会,许多人已经谄媚用桃色事件来诋毁他人,因为这最能吸引眼球,达到诋毁的最大效果,又最能使诋毁者立于道德的高点上,让被诋毁者难以证明清白。但是,诋毁者的目标也常常不是桃色新闻本身,其根本的出发点还在于社会的不公。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批评虽然言辞激烈,但也是好事。脓包被戳破了,会好得更快。口舌之辩已经没有意义,踏踏实实地自省,守住大学的本分和格调才是正道。

愿所有的大学安好!
(http://blog.sciencenet.cn/u/wangfangqk)

今天的大学丢失了什么

■ 王芳

如果地区间的不平等,出身身份的不平等,金钱上的不平等影响了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那么这种不平等就比直接的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的影响要坏得多,深远得多。这样的大学,如何能获得发自内心的尊敬?大学如果不是人们通过努力和勤奋来进入社会上升序列并借以发挥才华的通道,底层的人们便几乎再也没有其他的希望。一群失去希望的人,除了颓废就是盲目和放任了。

第三,你丢失了真诚。当大学不再是质朴的知识殿堂,不再是培养怀有质朴而崇高理想的人才的庄严圣殿,而变成各路“成功人士”跑马圈地、沽名钓誉的名利场,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秀表演的官僚场,变成各种香艳传奇的滋生地时,哪一个曾经的学子不因爱而恨,因痛而责呢?

第四,你丢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人们对大学的道德要求格外地高,几乎可以说,那是他们心中最后一块不容玷污的圣地。人们已经习惯了娱乐圈的混乱,习惯了官员的腐败,习惯了商

我看大学负面事件

■ 刘庆生

因,因为,教育是社会发展和和谐的基础,新加坡政府最近宣布将新增两所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普通大学,加上原来的4所研究型大学(国立大学、理工大学、管理大学和新科大——刚成立的由美国MIT协助创建的新加坡技术和设计大学SUTD),从而使国民中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从27%提高到40%,从而全面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和国家创新发展能力。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英明决策。

我对大学负面事件的认识始终持比较平和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国家改革开放大背景和社会现实。用政府的话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大约20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位社会学专业老师出差聊天。他和我大谈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点,就是经济飞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激烈矛盾,出现一些坑蒙拐骗、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及各种腐败丑闻现象。这样就促使执政者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建立法制,并依法规范各种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使得社会秩序逐渐调整到人们常识所认识到的正常轨道,成就了这些国家今天发达的经济、文明和谐社会和人民的富裕生活。我认为,我们现在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但是我们能回避已经存在的这些丑闻的社会现象吗?我们的大学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独善其身”吗?我们看到了多少后来腐败的省部级甚至级别更高的官员案发前在大学视察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让我们的校领导和知名教授

们围着团团转,并在师生面前大谈仁义道德,对比案发后的他们,不知大学里的芸芸众生会作何感想。依我看这些案发前的“道德楷模”们的拙劣表演才是社会腐败的基础。

大学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被认为是社会精英和知识阶层盘踞的地方。面对这些丑陋的社会现象,大学不可能独善其身,一切感同身受,最终结局就取决于大学组成人员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品质及抵抗这些“腐败病毒”的能力。难道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大学出现一点“道貌岸然”、“道德沦丧”的人奇怪吗?我们同样只能寄希望于大学自身的“自净能力”及上级主管部门正视现实,及时调查处理那些负面事件的制造者。事实上,从媒体上也经常看到,我们很多大学对学校发生的负面事件采取了“发生一起,处理一起”态度,例如井冈山大学和浙江大学处理造假数据论文作者,清华大学处理履历造假者和厦大处理学位造假者等等。尽管西安交通大学处理长江学者造假事件有点被动,但在多位老教授的不懈努力和新闻媒体介入后,最终还是作出了正确决定。我想,当有的大学本身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自净功能”较弱时,网络和媒体充分介入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一位海外朋友多次在我的博文留言:刘老师为什么不说说自己学校的腐败事件。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说难也不是太难。要说这事有点难是因为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当过什么像样的

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

■ 曾庆平

把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巨匠请到校园里天天发表演讲,而且要把国内外最有潜质、敢挑战权威的优等生统统招收进来,这样才能形成富有挑战性的学术环境,足以让人陶醉在科学耕耘的忘我境界之中。在耶鲁大学,每周由各分院院长举办“院长茶会”,邀请美国和世界政、商、体育、娱乐、社会公益等各领域的著名人物参加,学生们不仅有幸见到名人,更可以追寻他们的人生故事,请他们为自己的学业与前程作指导。这样的大学有谁不向往啊!

如今的大会总是抱怨社会大功利,害得他们也“被功利”。如果大家都有某种“定力”,不说社会上的干扰影响到自己,就是自己在校内无所事事也会觉得羞愧。因此,在学生无心向学的当下,提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未必是坏事。

大学不仅应该有课堂,还应该要有开放的实验室和设备完善的实习基地,老师随时可以把课堂搬进实验室,学生也能随时去实习基地验证自己的科学假说,边做边学,理论联系实际比空谈效果好多。此外,要让人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教师

应该有足够的科研经费,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学生也能争取到各种奖励助学金,不会为付不起学费而发愁。

大学必须有全球眼光下的顶尖人才和突破成就。怎样培养顶尖人才?先有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就够了吗?什么是突破成就,仅仅发表SCI、EI论文,申请专利就行了吗?真正的人才应该是全球而不败的,惊人的成就也是敢跟世界先进水平媲美的。但愿我们的大学每天都传出实现科学突破的捷报,少几篇造假论文,多一些大发明、新产品。假如我们的宇航员在月球上建立了永久基地,我们的太空探测器登上了火星,我们的工业产品让国人以 Made in China 为荣,我们的农产品都像“杂交水稻”一样举世公认并闻名遐迩,我看谁也不敢小觑中国的大学生了!

总之,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不只有围墙,也不一定非要名校牌匾,但她应该是一个最纯洁的地方,不会被“虚伪”、“欺诈”所充斥,只会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性情、拓展人生的意义!

(http://blog.sciencenet.cn/u/qzeng)